

2023.8.12

星期六 癸卯年六月廿六

今日4版 第8282期

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
国内统一刊号CN34-0062

邮发代号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李敬泽谈阅读：

《左传》读过三四遍，现在还在读



李敬泽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，中国作协副主席



记者：您最近的枕边书是什么？

李敬泽：有《杜诗详注》，方玉润的《诗经原始》，李峰的《西周的政体》，还有钱德勒的《漫长的告别》。

记者：您选择枕边书有什么标准吗，哪一类的书才能成为枕边书？

李敬泽：枕边书最不需要标准。书放在枕边，是方便，也是念想，不过是一段时间里兴之所至，觉得有兴趣，可能会翻一翻。有的就真的读了，有的堆在那里很长时间，有一天要整理一下，拿起来没兴致了，也就不放在枕边了。

记者：什么书对您影响比较大？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书的？

李敬泽：这真是要命的问题。对有的人来说，他们一生中其实只需要几本甚至一本书。凭借这一本或几本书，他们为自己建造一座堡垒或一辆坦克。作为坦克，他可以进攻，改变世界；作为堡垒，他可以防守，拒绝世界。对此我没什么意见。我自己是个漫游者，我需要很多很多书，很难说清到底哪一本产生了“最”为深远的影响。

第一次接触书的情形，不记得了。我父母都是文科生，家里本来就有书柜，里边装满了书。书籍对我来说是一个给定的、原初的人生背景。更何况我母亲还是那个时代——20世纪六七十年代——很少见的兴趣广博的读者。那时找到一本有意思的书是不容易的，几乎可以据此衡量一个人的好奇心、求知欲和社会交往能力，她的好奇心、求知欲很强，并且广交三教九流的朋友，总能通过种种神秘的途径找到有意思的书。

记者：可否具体谈谈您童年阅读？

李敬泽：小学三年级，我九岁，我们家搬到了石家庄。我母亲在省出版局工作，那个单位有一个在“文革”中幸存下来的资料室，在一个巨大的仓库里，我感觉里边的书无边无际。我母亲和资料室的阿姨是闺蜜，然后，我就可以在里边乱窜乱翻，想看

什么就看什么。有一次带了一本《巴马修道院》回家，那年我大约十岁，也不知道司汤达是谁，但我想我被法布里斯和吉娜公爵夫人的故事迷住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领会到如此富于深度的情感，然后很长的时间里，世间最美好的女人就是吉娜公爵夫人。

记者：您会为孩子们的阅读推荐书单吗？

李敬泽：很抱歉，我不想推荐这样一个书单。就像我刚才回忆的，不要以为孩子是孩子，不要低估孩子的理解力和感受力，并没有什么书是孩子不能读的，他们是伟大的读者，他们会以奇妙的方式和路径去读自己找到的那本书。

记者：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买书？

李敬泽：完全不记得了。应该是上大学以后，1980年。那时自己有钱了，每月助学金加上家里给的三十多块钱，真是有钱啊，在北大南门外长征食堂，一瓶啤酒，一大盘鱼香肝尖，一共不到两块，吃完了就溜达到附近的书店，买书。

记者：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有哪些？

李敬泽：左丘明、司马迁、班固、博尔赫斯、福柯、布罗代尔、斯文·赫定，以及唐代、宋代、明代的一大群笔记作者。很难说谁的影响最大，他们在不同时期引导了我的眼光和趣味。

记者：有没有反复重读的书？

李敬泽：有的书，比如《左传》，重读过三四遍，现在还在读。除了写作需要，我并不怎么喜欢重读一本书。但问题是，有的书也很淘气，你以为你把它放下了，它总会鬼头鬼脑地冒出来，比如《管锥编》，每次都是翻了翻放下，也没打算再读，过了一两年，忽然想起来，再拿出来读几十页，然后再放下，如是者二十几年了。这样的书颇有几本，比如周作人翻译的《枕草子》《小说词语汇释》等等，也没什么道理，就是和它有缘。

记者：有阅读较为集中的阶段吗？

李敬泽：一定要找个标记的话，那应该是2000年以前，三十六岁以前，那时真是日子清简，工作、生活，方方面面都不慌也不忙，简直有些游手好闲，便读了很多闲书。

记者：您喜欢去图书馆吗？

李敬泽：惭愧，我从来不喜欢去图书馆。自大学毕业后再没有去过图书馆。我的败家的坏习惯是要读的书一定要买回来。读书对我来说就是过日子，我不喜欢图书馆那种公共的、把私人生活隔离在外的感觉。又不能喝茶又不能抽烟又不能躺着，怎么读书啊。博尔赫斯说，如果有天堂，那它就是图书馆的模样。我想，博尔赫斯的图书馆除了他肯定没有别人。

记者：您的书房是怎样的？

李敬泽：书房和办公室都堆满了书。书架、地上、纸箱子里。我本是个偏执的图书管理员，整理欲很强，把书分类上架，秩序井然，这才觉得天下大定，海晏河清。但现在实在做不到了，只好任他兵荒马乱。

记者：您现在还常买书吗？买哪些书？

李敬泽：我并无记书账的习惯，像鲁迅那样。现在，朋友和出版社送的书很多，不得不把一些书再想办法送出去，因为实在放不下了。我常常提醒自己，你现有的书在有生之年已经看不完放不下了。但与此同时，还是会每年花不少钱买书，这就像女人买包包一样，不是因为你需要而是你觉得你需要，有的书你不买简直就忍不住。

记者：那么，是通过什么渠道买书？网购还是实体店？买什么样的书？

李敬泽：平时都是网购，但每次去书店，也忍不住会买，所谓“贼不走空”啊。这两年买的书以历史居多，也有一些艺术史的书。

记者：假如地球灭亡，有十本书可以“幸存”，您希望是哪十本？

李敬泽：我是个选择困难症患者。我真不想现在就在想象中受这个罪。但是请放心，如果地球真的要灭亡，在逃走之前我会做出决断的，不过我想我那时并不会带几本文学书，我或许会选择我在地球上永远不会看懂的书，比如一本爱因斯坦的论文或一本高等数学什么的。

记者：阅读会为您带来快乐吗？

李敬泽：阅读有如人生，不仅有快乐，什么都有。但阅读并非真的人生，所以它是安全的，安全的快乐、安全的悲伤、安全的发疯……

记者：您会在与友人聊天时互相推荐书目吗？

李敬泽：现在已经很少这样了，随着年纪渐长，你会发现，有的书只是你的书，这像隐私一样，你打算、很可能也无法与人分享。当然，你也并不打算听别人的推荐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